

原有“古闽郑瑄汉奉甫谨识”一行，《福寿全书》删去。题目《日纂凡例》则改为《福寿凡例》。

从以上种种痕迹看，是《福寿全书》剽袭《昨非庵日纂》初集无疑，作伪完全出于有意，作伪手段拙劣，作伪者当是书坊“织簾居”。陈继儒自是作伪者所假托。《福寿全书》属于伪书当无疑议。以上两书同时入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子部杂家类存目，前后相隔仅五种书，馆臣竟未察觉《福寿全书》与《昨非庵日纂》雷同，盖提要不出一手，故偶失照应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

明刻《还魂记》叶德辉题记

王 若

大连图书馆藏明刻本《还魂记》，书后有一则题记云：“余在湘与柔甫会读西厢、琵琶、牡丹亭、桃花扇，甚快。焕彬先生曰：‘西厢曲祖、琵琶曲圣、牡丹亭曲仙也’”。落款署“明治辛亥五月，节山生拜柔甫仁兄惠存。”节山即日本著名汉学家盐谷温，光绪末年来华从湖南汉学大师叶德辉先生学习中国戏曲，著有《元曲研究》等著作多种。柔甫即日本汉学家松崎鹤雄，早年来华随叶德辉学习《说文》，有研究《说文》及《诗经》著作多种，手稿见藏于大连图书馆。关于二人在湖南学习事，叶德辉在为盐谷温《元曲研究》一书所作的序中介绍说：“盐谷节山君，为名父之子，乃翁青山先生时敏，以能古文辞著称于时。君承家学，绩学工文，十年前游学来湘，与松崎柔甫同居，从余问业。柔甫从治小学，君治元曲”。（见《斯文》1927年6月第8号转载叶

氏《元曲研究序》)从盐谷温题识看,此书乃盐谷温赠松崎保存,实则该书乃叶氏旧藏。叶德辉在《元曲研究序》中说:“节山来湘,从问元曲,余书既不就(叶氏曾计划撰《剧史》一书)而以语言不通,风俗不同之故,虽口讲指授,多方比喻,终觉情隔,不能深入。盖以吴音不能移于湘人之口,而欲以中原之音移于海外,岂非不可信之事哉。幸余家藏本甚多,出其重者以授君。”又因为松崎柔甫曾任满铁大连图书馆员,故该书得以存藏于大连图书馆至今。

尤其值得珍视的,是书末还附有叶氏所作“明刻本汤若士还魂记”题识手迹数纸,对《还魂记》的版本演变及流传考证颇详,并创作了十六首绝句附后。大多数绝句下,都有叶氏自作的注释。此则题识可以视作《还魂记》的版本小史,有着较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。由于其诗其文均不见录于叶氏诗文中,现将其移录如下,以饷学界:

明刻臧晋叔改订汤若士《还魂记》二卷,校玉茗堂原刻,删并存三十五折,皆于上栏标明。盖当时此曲盛行,伶人苦其繁而晋叔改并者也。晋叔刻有元人百种曲,改北曲为南曲,颇为识者所识,兹则本以南曲改之,尚能得其精要。前有万历戊子清远道人序,即若士别号。叙文似于四梦中先刻此一种,臧订于虜谍等折早已删之,不待乾隆时进呈本始然。或谓此折为金主完颜亮入寇事有所忌讳,而在前明则无所讳而亦删之者。盖此折本为正脚消停地步,故以闲文间之。凡作曲者皆有此安排处,删本不过图速完局耳。臧刻元曲百种,在万历乙卯后于此二十八年,一生结习始终其事,金元院本、明人杂曲赖其一线之传,不可谓其于此道无功也。偶成绝句十六首并书于后。宣统三年辛亥上巳后一日,丽庵主人叶德辉记。

所附十六首绝句如下:

何处天生杜丽娘，为云为雨事荒唐。
凭空造出鸳鸯谱，一阕词终一断肠。

人生哪有梦醒时，梦里成婚却更奇。
抛下生花一枝笔，牡丹亭下血如丝。

不能讲性只言情，情到真时死亦生。
此是娲皇补天事，何关名士悦倾城。

注云：周亮工《因树屋影》八云：“汤义仍牡丹亭剧初出，一前辈劝之曰：‘以子之才，何不讲学？’义仍曰：‘我固未尝不讲也。公所讲性，我所讲情’。颇见机锋。”

如此姻缘事果真，誓心都作梦中人。
不须月下寻红线，只向泥犁一转轮。

春香亦是女昆仑，尚有红娘体格存。
只恐春光虚掷去，一心心系后花园。

注云：“西厢记之红娘，还魂记之春香，义妖传之青儿，忠于所事，余以为伊尹、周公一流人物，可以托孤寄命者也。”

臧生订谱改宫商，头白毛生刻木忙。
争似吴山三妇子，深闺夜夜集三唐。

注云：“还魂记刻本极多，余藏玉茗堂原刻四梦传奇本，毛晋汲古阁刻本、六十种曲刻本，清晖阁评点刻本及此本（指大连图书馆藏本），惟吴仪三妇人评本于每折后集唐诗句，注出人名，较他刻为有依据。”

吴东曾藏卧雪园，蝇头蚊脚字如蚕。

玉丰脂粉香犹浣，风雨谁招燕燕魂。

注云：“吴仪三妇人评点原本曾藏吾县袁漱六太守芳瑛卧雪园，书读破损为脂粉污浣。上题‘慈淑留览’四字，似闺中人笔。书中朱墨评点，字细如发，笔弱如蚕，涂写盈行，多不可辨。惟集唐诗集句以朱笔补出人名，极为清朗，评语无甚精华，故传刻本多从删消。”

明月春风玉女祠，箫声湖影梦痕知。

绿扬城郭清于昼，那有秋坟鬼唱诗。

注曰：“杜柳事本属子虚，今扬州郭外有杜丽娘墓，殆好事者抔土为之。流言不实，传为丹青，世间事都如此。”

院本流传入管絃，太平无事日中天。

删除虏谍消烽燧，已在前明万历年。

注云：“乾隆四十六年进呈本中删虏谍一折，因其有金主完颜亮入寇事也。其实臧本早已删之，进呈时何不录此本，可见当时诸臣知曲者少也。”

秀才终是状元郎，杂曲篇篇总滥觞。

看尽写真成习套，春灯谜里韦家娘。

传奇心事鬼神通，幻作灵籤语自工。

试问同宗汤太守，可寻快婿似乘龙。

注云：“戴璐《藤阴杂记》五云：同年汤萼棠将选知府，求籤得‘君是山中万户侯，那知骑马胜骑牛。今朝马上看山色，始信骑牛得自由’。及选得南，同年饮饯，首演杜宝劝农正吟此绝，杜乃安太守也，后终南昌守。”

探花同讌曲江青，脚色人人赐出身。

一霎俳优文格变，科名佳话说庚辰。

注曰：“钱泳《履园丛语》二十一云：‘乾隆庚辰一榜进士大半英年，京师好事者以其年貌分派牡丹亭全本脚色，如状元毕秋帆为花神，榜眼诸重光为陈最良，探花王梦楼为冥判，童梧园侍郎为柳梦梅，宋小岩编修为杜丽娘，曹竹墟尚书为春香。同年每呼宋为小姐，曹为春香，两公应声以为常也。尤奇者派南康谢中丞启昆为石道姑，汉阳萧侍郎芝为农夫。见二公者，无不失笑。’”。

玉茗才高只曲师，论文尚觉隔藩篱。

如何评抹弇州集，撼树蚍蜉不自知。”

注云：“《钱谦益初学集》三十一《汤义仍文集》序云：‘义仍官留都，王弇州艳其名先往造门，义仍不与相见。尽出其评抹弇州集散置几案，弇州信手翻阅，掩卷而去。弇州没，义仍之益高。海内訾訾王李者，无不望走临川，义仍自守泊如也。’又《列朝诗集》丁集十二云：‘若士于王元美文赋标其用事出处，及增减汉史，唐诗字面流传白下使元美见之，元美曰：汤生标涂，吾文异时，当有标涂汤生者。余谓此犹元美谦词。若士擅长在曲，其诗文多不入格，不足供人标涂。余藏其玉茗堂诗文全集可覆按也。’”

亦有虚名负史才，平生杂纂稿成堆。

无繆拉人参军坐，迟与中男付劫灰。

注曰：“钱谦益《有学集》四十六跋《东都事略》云：“若士翻阅宋史，朱墨涂之如老学究兔园册子，某传宜删，某传宜补，某人宜合，某传某某宜附某传，皆注目录之下，厘然可观。若士没，次子闻远叔宁曰：此先人未成之书，须手自刊定。不肯出，识者恨之。今闻旧本在茗上潘昭度家。又《列朝诗集》云：义仍次于开远，好讲学，取义仍续成紫箫记。残本及词曲未行者，悉

焚弃之。王士禛《香祖笔记》十二云：予最爱汤若士先生绝句，清远楼中一觉眠，雨鸠风燕乍晴天。年来爱作团栾语，不见中男在眼前。不减子由彭城逍遥堂绝句也。兴观群怨，当作于此等求之。余按玉茗堂集中如此佳什，正复无多。”

如花美眷红颜老，似水流年白日过。
我亦寻春伤岁晚，艳情还比玉谿多。

遗址谁寻玉茗堂，豕圈鸡堞半荒凉。
惆思旧宅重新日，不见虞山陆上纲。

注云：“《列朝诗集》云：义仍所居玉茗堂，文史杂藉，宾朋杂坐，鸡埽豕圈接迹庭户。萧闲咏歌，俯仰自得。王士禛居易录二十四云：汤若士先生玉茗堂乱后久毁兵火，门人常塾陆轨次通判抚州，捐俸重新之。落成日遍召太守以下诸同官及郡中士夫大集堂中，令所携吴伶合乐演牡丹亭传奇，竟夕而罢。自赋二诗纪事，一时江西传之，多属和者。”

以上是叶德辉所作明刻本《还魂记》题记和绝句十六首，无论从版本学还是戏曲史角度来看，都具有一定史料价值。尤其从十六首绝句及注释中，我们可以了解叶氏对《还魂记》的评价，应该说“题记”对研究叶氏的学术思想，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大连图书馆